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戏之魂，戏之韵

——胡安娜新创戏剧论

胡安娜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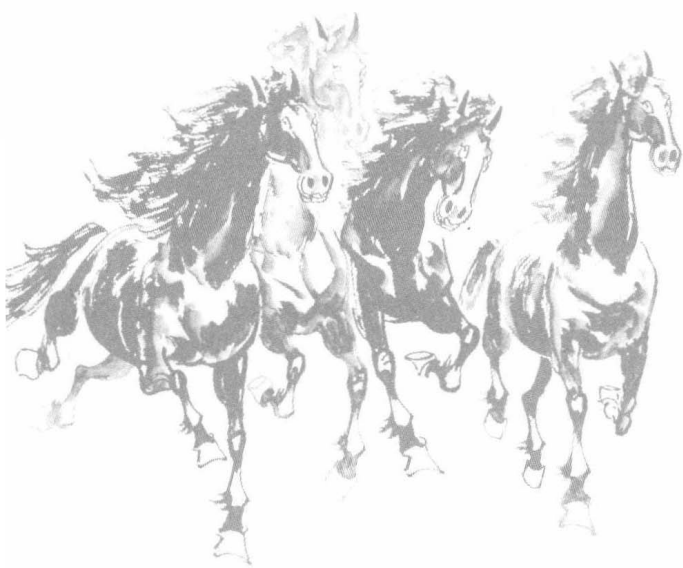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戏之魂，戏之韵

——胡安娜新创戏剧论

胡安娜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戏之魂, 戏之韵——胡安娜新创戏剧论 / 胡安娜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5648 - 3453 - 1

I. ①戏… II. ①胡…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5935 号

戏之魂, 戏之韵——胡安娜新创戏剧论

Xi zhi Hun, Xi zhi Yun——Hu Anna Xinchuang Xiju Lun

胡安娜 著

◇策划组稿: 李 阳

◇责任编辑: 李红霞

◇责任校对: 刘 琼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 5

◇字数: 500 千字

◇版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3453 - 1

◇定价: 79. 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投稿热线: 0731 - 88872256 13975805626 QQ: 1349748847



一夢入文苑後世魂波牽
 輕拂風月了了沈湮
 競花
 緣奇典真白馬妙意心
 彩寫上上依舊在又見
 紅杜鵑

祝賀姜鄉毛師新居新書
 双喜临门 鐵森丁酉秋



(作者彭铁森系全国著名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省电广传媒原艺术总监)

赠安娜女士

魂之壮兮韵悠哉
妙笔生花展戏台
笑看人寰风雨路
满园春色识英才

江正楚
丙申秋月

(作者江正楚系湖南省艺术研究所副编审、《艺海》杂志社原副主编)

巾幗人才不尋常，
“中戲”罕世返故鄉。
醉心梨園排新劇，
絞盡腦汁索枯腸。
不顧严寒和酷暑，
辛勤足跡遍三湘。
名利得失置身外，
樂為他人作嫁妝。

是贈胡安那女士

徐叔華

(作者徐叔華系湖南省藝術研究所原劇目室主任、歌曲《瀏陽河》詞作者)

贈安娜

你為戲而生

戲以你為魂

露莎於乙未冬日



(作者石露莎系戏剧爱好者、长沙市资深老教师)

序一·

安娜评论之评论

陈善君

胡安娜老师的戏剧评论每每在心里发芽，在舞台上长出，反过来又作用于舞台。这样的评论与创作才可谓“零距离”。她往往以一个观众的身份走进剧场，然后就身心分裂了。她的身“飘”上舞台，与演员同歌、同舞，同念白、同做打，甚至同欢乐、同悲戚……总而言之，是与演员融为一体了。而她的心则“沉”下来，感受体味，比较辨析，细察默记，翻肠倒肚……她的身总在“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咫尺地五湖四海，几更时万古千秋”的程式处徜徉，而她的心早已脱缰而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恍兮惚兮……这样的身心对话，使她成为戏剧评论“忍者”，无所不在而无所不在。每下笔，必有洪荒之力；每发言，必指其痛痒之处；每为文，必令人拍案叫绝。我喜欢这样的戏剧评论，我敬佩这样的戏剧评论家。

2018年9月

（陈善君，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序二·

致敬安娜

盛和煜

很羡慕安娜，羡慕于她的单纯。她不懂，或者说她不屑于去懂所谓的人情世故，脑海里只有她的戏剧评论世界。好几次座谈会发言，她不看别人脸色，也不管时间限制，激情四射地阐述自己的艺术观点，有时弄得嘉宾尴尬、主持人苦笑，她却浑然不知。不过，即使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也很少有人去怪罪她。她不懂人情世故，但人情世故懂她。

我很佩服安娜，佩服于她的执著。她说了，她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戏剧评论。戏剧是一片荒漠，而她想给这荒漠之地增加一抹绿色。于是，她开始了“植树造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文字就是一棵树苗，一篇文章就是一片树林。三十五年下来，《戏之魂，戏之韵——胡安娜新创戏剧论》出版，荒漠之地出现了一片水汽氤氲、郁郁葱葱的绿地。

当然，我也很感谢安娜。在她这个集子里，收录了三篇有关我的戏《山鬼》《梦蝶》《月亮粑粑》的剧评。三篇剧评都写得很用心，很有见地，充满激情。读这些文章，就如与高僧大德坐而论道，茶香袅袅，心地清凉，实在惬意。

2018年9月

（盛和煜，全国著名剧作家）

序三·

有感于《戏之魂，戏之韵——胡安娜新创戏剧论》

江正楚

我以前做过较长时间的戏剧编辑工作。现已退休十六年，虽关注现实、心系戏剧，却是淡入淡出、浮光掠影、不求甚解。近日，得知《戏之魂，戏之韵——胡安娜新创戏剧论》已结集，即将出版，心中着实高兴。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安娜女士约我为该书作序。我颇感意外，便说：“你是湖南戏剧评论的专家，有名气，当请名人作序，影响大，我则无所为。”她却说，这本书的不少文章曾发表在我负责时的《艺海》（《剧海》）杂志上，书中七篇在全国获奖的文章中有三篇直接出自我的编辑之手，请我写序理所当然。我听后十分感动。作为编辑，当时只是尽了一点责任，不值一提，其后早已忘怀，她却记在心里。这份诚挚之心，使我勉为其难，为她的大作写点感言。

唐代诗圣杜甫《偶题》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戏之魂，戏之韵——胡安娜新创戏剧论》是安娜女士平生心血的结晶。安娜女士热爱戏剧事业。20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熟读中外戏剧名著，谙悉戏剧基础理论，懂得中国传统戏曲功法，曾任教于湘潭大学中文系。后到湖南省艺术研究院（所），从事戏剧辅导和评论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她不知读过多少新创剧本，不知看过多少舞台演出，不知参加了多少讨论评戏，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用功极勤，用情极深。无论名人大作，还是初学新篇，她都倾注满腔热情，不惜呕心沥血。谈见解，写文章，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实事求是。从不曲意逢迎，从不矫情武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可以说，她的每篇文章都是始于工作实践，基于戏剧创作，感于现实生活，成于心灵深处。无论文思泉涌，一挥而就，还是辗转构思，断续成文；无论长篇大论，还是随笔短言；落笔之后，她都要细细斟酌、精益求精、追求“极致”。其苦心

孤诣，人品文品，令人钦佩。

戏剧是人生的一面镜子。精品佳作无不具有真实的灵魂、生动的气韵，其艺术的真善美，感天地、惊鬼神、化人心。《戏之魂，戏之韵——胡安娜新创戏剧论》主要涉及当代戏剧风情，包括现代戏创作，新编历史剧，整理改编传统戏和戏剧发展态势。特别是对湖南的新创剧目，安娜女士一往情深、爱护有加。她以观众的眼光书写专业的文采，解析艺术的真谛，不乏神思妙想、远见卓识。她品评过的许多剧目，先后在全国获奖，受到观众热捧，成为精品名作。她的评论是对戏剧的情感投入和理性升华，是对戏之魂、戏之韵的寻觅、发现、开掘和宣扬。深入浅出，言真意切，情理相融。其本身也熔铸着戏之魂、戏之韵，活出一个真实的灵魂，散发着生动的气韵。令人惊喜，令人感叹，令人遐想。

安娜女士谦称自己“为他人作嫁衣裳”，“一生就只干了这么一件小事”。“小事”，实是难能可贵的大事，这不是人人愿意干而又干得好的。戏之魂、戏之韵，穿越时空，生生不息，浸透世间的悲欢离合，尽显舞台的奇光异彩，饱含人生的酸甜苦辣。戏剧评论是心灵的火花、大众的呼声、时代的闪光，既见证历史，又昭示未来；既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且看，为他人所作的“嫁衣裳”，不正展现了安娜女士的风姿逸韵么！

2018年10月

（江正楚，湖南省艺术研究院副编审、《艺海》杂志社原副主编）

前言 ·

一生只做一件事

胡安娜

我的新书《戏之魂，戏之韵——胡安娜新创戏剧论》拟于2019年年初出版。昨日，终于完成了最后一篇剧评《湘剧现代戏〈月亮粑粑〉的启示》，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写完这篇前言，做完电子版书稿的编辑工作，下月底即可向出版社交稿了。

我问自己：此书的最后一篇剧评写完了，以后还写下去吗？自从1982年发表第一篇戏剧评论，迄今为止，这份少有人干的苦差事，居然一干就是35个年头了。这一生就只干了这么一件事，做了这么一个隐身在戏剧舞台幕后“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名小卒。但“我之所爱为我天职”，我总想，对这样一件“小”事，要么就不干，要干我就要干到极致！这或许也是一种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体现吧。有句名言说得好：“生命中必须有裂缝，阳光才能照进来。”虽然你一生只干了这么一件默默无闻的“小事”，但这“小事”不正是你生命中的一缕阳光吗？

然而，三十多年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一生会“宅”在这小小的研究所里，干这么一份很冷门的“苦差事”。因我出生于一个教书世家，从小父亲就冀望我将来能当一名继承教书祖业的教书匠。18岁那年，高中刚毕业，父亲就送我去当了一名小学老师；19岁那年，父亲又送我去当了一名中学老师。1981年夏，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大学一毕业，我就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一所知名的大学任教。我一腔热血想从事教学法改革研究，并立志要写一本教学法专著以填补国家教育科研的空白。谁知因为一堂教学法改革实验课，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因此得罪了个别因循守旧的上司。后来，居然书也教不成了，我只好将被封杀的教学讲稿一本本捆包存箱，满腔怨恨地离开了心爱的大学讲台，调往省城陌生的单位——湖南省艺术研究所。

说实话，当初，我并不安心做清贫而寂寞的戏曲工作，仍向往着早日回归日思夜想的大学讲台。20世纪90年代初，工作近十年后，终于遏制不住与戏剧告别，重新去寻找大学讲台的强烈愿望。于是，我办了留职停薪手续，先后两次南下广州、珠海，在多家文化部门打工任职，长达一年之久。遗憾的是两次南下闯荡，我并没有找到梦想中的大学讲台，却饱受了漂泊异乡的辛酸苦辣。某一日，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归故乡，回归戏剧，不再去追寻那个梦中的大学讲台了。

就在我回归戏剧数年后的2000年冬，我的论文《'97中国戏剧节散论》，获得全国戏剧理论最高奖——“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优秀奖”。我为此而受到了省文化厅的嘉奖，还加了一级工资。没想到很快就引来了非议：“这是名正言顺的政府奖吗？”“这应该是个不上档次的民间协会奖吧？”然而，我却因这个大奖的获得及专著《戏剧散论》的出版，于翌年被评为“一级编剧”。我大受鼓舞和感动，决定对“否奖”风波不予理睬，继续潜心来做我的剧论，干我的本职工作。2004年秋，我的又一篇论文《我们去找秋天的花鼓》，喜获“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优秀奖”，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组成的评委会邀请我作为代表在颁奖大会上发言，许多媒体也做了热情的报道。谁知“否奖”风波再度袭来，甚至还有个别领导加入，于是大大挫伤了我原本对本本职工作的执著与热情，愤愤不平中我又坐立不安了，心想：干这么一份许多“能人”不愿干的苦差事，仅得两个奖就遭嫉惹恨，何苦呢，值得吗？

走，三十六计再走为上。正好一所名牌大学筹建艺术学院，急缺教戏剧的老师，我前去应聘，很快通过了试教，收到了商调函，就等着下调令走人了。与此同时，一个朋友推荐我去担任一部电视剧的文学编辑，报酬超过十万，要与我签合同了。这两个好机遇促使我要彻底与湖南省艺术研究所拜拜了，我想，终于可以圆多年的大学讲台梦了，那堆尘封十年之久的戏剧教学讲稿又可以有用武之地了。

可万万没想到，在即将调离的节骨眼上，2005年春节刚过，一张省文联、省作协通知我去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的登记表，彻底打乱了我的原定计划。因我连续两届获全国大奖，省文联、省作协商议后决定将今年唯一的去鲁迅文学院进修的名额给我。可这一走，就得几个月，我的调动及电视剧的活儿不都泡汤了吗？怎么办？我决定去省作协退了这张登记表，以便早早调离单位。

我去了省作协，向省作协主席水运宪老师说明我不能去鲁迅文学院进修的理由。水老师严肃地说：“湖南仅一个名额给了你，你若退了这张表，你

会后悔一辈子的，调单位、接电视剧的活，今后还会有，但去鲁迅文学院的机会一生就只有这一次了。我劝你还是去鲁迅文学院，进修后，你今后写评论会比以前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你会发现，走出鲁迅文学院后，你变了个人，你不再是昨天的胡安娜了。”真的吗？鲁迅文学院真有这么大的魅力吗？水运宪老师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让我动了心，我填了表，远离了再次对我招手的大学讲台，也推掉了那部电视剧的活。

2005年初春，我走进了鲁迅文学院这座文学圣殿。鲁迅文学院是闻名遐迩的中国作家的摇篮，一大批成就卓越、蜚声海内外的作家评论家均出自这里。据悉，为评论家专门举办一期高级研讨班还是首次。来自全国各地的50个中青年评论家，成了鲁迅文学院一道独特的风景。

果然，很快有一堂课，让我尘封半年之久的写作灵感渐渐复苏，开始萌动了，这便是著名评论家李建军老师主讲的“文学批评的精神气质与责任伦理”。他一再强调批评家要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气质，要对作家的写作进行价值评估和质量监督，要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分析能力，即发现问题的眼光、提出问题的勇气及根据充分的事实分析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这是对批评家的基本要求。李建军老师的这节课，突然使得我对搁笔数月的剧评《〈程婴救孤〉的悲剧精神》重新产生了浓厚兴趣。

河南豫剧《程婴救孤》自2004年第7届中国艺术节一炮打响后，各媒体佳评如潮，被奉为“当代中国戏曲舞台上最伟大的悲剧”。半年前，该剧导演就托人來找我，希望我能写一篇为该剧说好话的剧评，争取在全国的核心期刊发表，我一时未能动笔。然而，听了李建军老师的课后，我反复研读剧本，突然有了新的发现，感到此文值得一写。我边看剧本边想：它真是一部最伟大的悲剧吗？为什么戏的后半部的悲剧精神却像退潮似的一场比一场弱呢？

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儿？悲剧精神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此时我也似懂非懂。但我想，能不能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借助这篇剧评的写作，来揭开有关悲剧问题的谜底呢？能不能像李建军老师说的写出一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实事求是的评论来呢？一种在特殊环境里产生的特殊的好奇心，给我带来了探索的热情与动力。尤其身在鲁迅文学院，耳濡目染大师们坚持如鲁迅先生所提倡的，对于文艺作品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教诲，这更促使我下决心要以“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的勇气提起笔来，重新打磨好这篇剧评。这不仅能体现一种鲁迅精神在鲁迅文学院学员身上的薪火相传，同时还能让自己的评论跃上一个超越自我、突破自我的新台阶。对！想到这儿，我真为这个新的决定感到欢欣鼓舞，甚至感到十分沉醉。

当然，想在鲁迅文学院写好这篇评论的另一个原因是：2004 年秋，我在杭州“中国·七艺节”看了《程婴救孤》后，正有兴写剧评时，却被二次获奖而引发的“否奖”风波搅得灵感顿失无法动笔。我感到自己身陷樊笼而万般无奈，庸俗沉闷的氛围简直把人压抑得透不过气来。我被冻结了，我感到了窒息。正在这时，单位领导又在全所大会上当众将了我一军：“胡安娜，你的《程婴救孤》的剧评怎么还没写出来？你怕是写不出来了吧？你随时写出来，我随时给你发表！”因此，当我走进鲁迅文学院后，这个当头棒喝的声音便像针一样在刺痛着我的心，不知为什么此时它反而成了扬鞭催马的动力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写好这篇专业论文呢？

正如一位鲁迅文学院的老师所言：“你的人格高度在精神的大地所投下的影子，就是你在文学艺术的疆域里所行走的那段距离。一个具备人格力量的人应直视天边的飞鸿，蓬间麻雀的闹声再大干扰不了他心中的视线……”这话说得多好，真是醍醐灌顶！我在为自己加油！然而，又有谁真正理解我，决定在鲁迅文学院完成这篇曾历时半年没能完成的论文，并非单纯的学术兴趣或功名利禄，而是对于人生意义的苦苦寻求呢？又有谁会知道我在这篇论文中，探寻对《程婴救孤》一剧的独到见解，是已经同自己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纠结在一起了呢？这就注定我在鲁迅文学院这片丛林里，选择的是一条孤独的路，一条忘我地探索人生真谛、在真理的险峰上越攀越高、同伴越来越少的孤独之路……

想到自己坎坷的人生路，想到《程婴救孤》的悲壮故事，想到来鲁迅文学院后的北漂经历，我仿佛突然领悟到了“悲剧精神”的真正含义。于是，我在论文结尾处情不自禁加上了这样一段话：“现在，我们似乎开始探寻到悲剧精神的真实含义了，悲剧精神事实上比喜剧精神更能体现作者的乐观主义情绪，是对人类伦理道德精神胜利的乐观看法。它是人类高尚与崇高境界的顶峰。‘玉可碎不可攻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虽然人生本来就是不完善，就含有某种悲剧意味，但舞台上的悲剧却在承认人生的悲剧性的前提下，确立一种对待人生悲剧的积极立场，不屈服于人生的悲剧性。因此，悲剧精神不是沮丧压抑的悲观主义，而是奋力抗争，用生命本身的力量来战胜生命的痛苦。伟大的悲剧精神正是在痛苦以及征服痛苦的战斗中，人最大限度地感受和享受生命从而产生一种生命的崇高感。悲剧艺术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因此，寻找悲剧精神就是寻求悲剧的生命所在。一个没有悲剧精神的民族是悲哀的，人类在文明道路的前进中，悲剧精神的烛照是一种永恒的需要。”

我品味着“悲剧精神”的深刻含义，仿佛自己已化作了剧中人程婴。尽管程婴惨遭失子之痛、丧妻之哀、育孤之苦、唾骂之冤，尽管程婴失去了自己本不该失去的一切，但他每失去一次，精神上就胜利一次，最后当他失去得一无所有时，他成了一位高擎精神火把的胜利者，成了真、善、美的化身。由此可见，悲剧精神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歌颂了人对命运的抗争精神。想到这儿，我拭去眼角的泪花，更坚定了一种信念：“人啊，只要自己不把自己打倒，谁也不能把你打倒。只要自己不倒，人生就没有迈不过的坎！”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写作灵感如潮水般奔涌而来，终于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深夜，这篇八千字的论文写完了。我敢断言，没有鲁迅文学院这个平台，我绝不可能完成这篇高质量的论文，也绝不可能使自己在评论上来一次新的飞跃！因此，当我写完论文最后一行字，推窗仰望月空，举目眺望北京这座灯火闪烁的不夜城时，我内心的喜悦的确无法形容。我突然想到只有这样一句话最能表达我选择在鲁迅文学院完成这篇论文的深刻意义：“与其躲在不幸的后面抽泣，不如撩开这层帷幕用嘶哑的喉咙唱一支痛苦而悲壮的歌。”这是我在鲁迅文学院最有情调的时刻，然而，又有谁能感觉到这是一个五十岁女人内心深藏的那种不老青春正在鲁迅文学院静夜的怀中颤动呢？这真是“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树”啊！

鲁迅文学院的王彬副院长，读了我的论文《〈程婴救孤〉的悲剧精神》后，颇为欣喜，当即把文章推荐给了鲁迅文学院的院办刊物《新创作》，主编老师很快转告我，文章马上发表。

鲁迅文学院对我如此垂青，太让我感动了，这真是在我心灵受伤时上天恩赐的绝妙慰藉——“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在鲁迅文学院温暖的怀抱里，我感受到了一种“与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的收获。它开阔了我的胸怀，提升了我的精神境界，让我一度失意后，又看到了新的春天！感谢鲁迅文学院，让我又找回了新的自我；感谢鲁迅文学院，让我学会了自尊！更感谢省文联、省作协的安排及省作协主席水运宪老师，他的预测太对了，“从鲁迅文学院走出来，你就不再是昨天的你了！”

就在北京城里的春柳刚刚抽叶飞花时，我们这两个月的北漂生涯结束了。就在我们收拾行装即将挥手告别时，《文艺报》记者任晶晶给我送来了当日发表在头版头条的采访文章，标题是《难忘的鲁迅文学院时光，殷实的学习收获》。文中居然有一大段是写对我的采访：“来自湖南的胡安娜说，一走进鲁迅文学院，她便想起了托尔斯泰《复活》中一段关于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描写：聂赫留朵夫生平进行过好多次‘灵魂的净化’。他的所谓灵魂的净

化是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生活了一段时期，突然觉得内心生活迟钝，甚至完全停滞，他就着手把灵魂里堆积着的污垢清除出去，因为这种污垢是内心生活停滞的原因。她觉得自己灵魂中也有类似的一些污垢，于是，便想在鲁迅文学院的两个月里来一次灵魂的净化，给心灵洗个澡。因此，走进鲁迅文学院，更像是一次精神还乡，是一种迷路后的寻找与回归，是借这块文学宝殿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和生命的坐标。因此，她便把鲁迅文学院的生活看成了一个心灵蝉蛻的过程，经过痛苦的裂变后，让心灵深处净化出一只美丽的蝴蝶，放飞出另一个全新的‘自我’。”这篇采访报道真让我感到意外的惊喜，此时此刻，我还真觉得自己心灵深处正净化出一只美丽的蝴蝶，飞出春天的鲁迅文学院！

回到故乡的我，趁着鲁迅文学院进修的“精神还乡”热，为自己的人生定位来了一次重新“洗牌”，我称之为“人生加减法”。首先，我将下一步人生目标坚定不移地定位于继续扎根戏剧梨园。其次，我去除了调工作、赚大钱的打算，增加了两个新目标：一是每年做一件公益事业，坚持干满十年；二是清理身体垃圾，好好自学中医养生，做到十年内即六十岁前无大病。如今，十年过去了，目标任务全部圆满完成了。而且，这十年里，我又继续发表了近二十篇戏剧评论，又继续夺得了五项全国性的论文大奖，虽谈不上硕果累累，也算是小有业绩吧。为此，我多么庆幸十年前在鲁迅文学院进修后的人生拐点上选择了“定位加减法”这关键的一步棋，让我在这十年间远离了那些浮华纷扰与功利时髦；让我懂得了看戏、评戏、辅导戏也是一门启迪人类智慧的高尚职业；懂得了做好这件“小”事更需要的是静心和定力，需要的是坚守和沉淀，需要的是甘为戏剧事业作吐丝的蚕，燃血的烛的“工匠精神”！因此，这十年间，我始终只做这一件事，一心一意治学攻艺。并下定决心，哪怕“否奖”风波再起，人际纠纷再扰，忍辱负重也要坚守岗位到退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春，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时完成的那篇论文《〈程婴救孤〉的悲剧精神》，2006年秋，又第三次获得“中国曹禺戏剧奖·评论奖优秀奖”，从这年开始，该奖改名为“首届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此次获奖还受到了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高度重视与关注，不仅奖励了一万元奖金，还在省委宣传部分内刊《阅评简报》上撰文《有感于胡安娜三夺戏剧评论最高奖》予以点评。文中写道：“最近，省内多家报刊报道了省艺术研究所剧评家胡安娜三夺戏剧评论最高奖——‘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的消息。‘中国戏剧奖·理论评论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是全国唯一的全国性戏剧评论奖。胡安娜这次成为全国连续三次夺得此奖项的唯一获奖者（此次排名第三），实属不易，为我省文化事业的繁荣夺得了一份荣耀，值得庆